



澹生堂藏書約

藏書記要

澹生堂藏書約 祁承燾著
藏書記要 孫慶增著

古典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七·上海

澹生堂藏書約 藏書記要

祁承燾等著

*

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2弄18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書圖號

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号 154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1 13/16 字數26,000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3,400 定價(7) 0.19 元

出版說明

這本小冊子包括兩種有關古籍收藏及版本的著作：（1）澹生堂藏書約，（2）藏書記要。

澹生堂藏書約一卷，明山陰祁承燾密士撰。用清長塘鮑氏知不足齋叢書第五集本重印，並用江陰繆氏藕香零拾本校過，校文附記在句下。

密士老人在約中娓娓地述說他一生嗜書之篤：童年時怎末登樓摩挲父親遺下來的藏書，『雖童子之所喜，吸笙搖鼓者，弗樂於此也』；結婚後，怎末把夫人的陪嫁物去換了書籍回來，同時『手錄古今四部，卷以千計，十指爲裂』；某年不戒於火，半生所購，片楮無存，北去燕都，雖爲經籍淵藪，然行囊蕭索，力不能及此，『每向市門倚棧看書，友人輒以王仲任見嘲』；而後來所聚，『以視舊蓄，似再倍而三』。此約雖然是寫給他的子弟看的，希望他們能够善保家風，但是任何人閱讀了，也會爲其真情流露的藝術筆觸受到感染，嗜書護書的心情，油然而生的。

此約除前言部分外，有讀書訓、聚書訓、藏書訓、藏書訓略三部分；藏書訓略又分『購書』、『鑒書』二小節。讀書、聚書二訓，係抄集『古人聚書、讀書足爲規訓』的事蹟而成。藏書訓略則係著

作，自敘其平生購書、鑒書的經驗。

讀書訓和聚書訓中所羅列的一些事蹟，紀述略有謬誤，次序亦有的地方凌亂，清張宗泰會有所辯正。繆荃孫跋也舉出原跋語有誤。張文、繆跋今附載於書後，此處不贅。藏書訓略中密士老人敘說了許多有價值的經驗，但也有些不足爲法的。例如他於鄭漁仲（樵）求書八道之外，另立三說，其間輯逸一說是極好的，對清儒的輯逸工作做出了重要的啓發，但是提出『世說詞旨本自簡令，已使人識晉人丰度於眉宇間，若劉孝標之注，援引精覈，微言妙義，更自燦然，可與世說各爲一種，以稱快書』之說，用這樣的方法來增益圖籍的種數，卻是不足爲法的。明季坊肆刻書，往往析一書爲幾，杜撰書名，一直是令人深惡痛絕的。

藏書記要一卷，清虞山孫慶增從添著。最初由黃丕烈（蕘圃）刻於士禮居叢書中，其後昭代叢書辛集又收了進去，再後藕香零拾又刻了一次。零拾本繆荃孫跋說：『癸未（一八八三）從長沙袁漱六前輩所藏得一鈔本，頗勝黃刻，爰即校定付梓。』但細校這一刻本，未必勝於黃刻，儘有黃本爲是，此本轉有脫誤的，如收藏篇『四面窗櫺』下此本脫去七字，致文不成句。惟此本鑒別篇多案語四處，頗有參考價值，爲士禮居、昭代兩本所無。今用士禮居本重印，用昭

代，零拾兩本校勘，記其異文於句下，並補錄案語四處。

藏書記要共八則：購求、鑒別、鈔錄、校讎、裝訂、編目、收藏、曝書。對於搜藏古籍的技術，討論甚詳，較濟生堂藏書約爲精密，但是，在藝術上的感染力是遠不及密士老人的書的。

譚卓垣在清代圖書館發展史 (C. Y. Ta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ies under the Ching Dynasty*, pp. 54—59.) 裏用英文概括地介紹藏書記要的全部內容，並加以評述道：『孫所寫這本手冊是整個十九世紀時代唯一的一本向私人藏書家交代圖書館學術的參考書。令人驚奇的是它所提出的建議，一向爲收藏家們所謹守不渝，直至今日對現代的中國圖書館猶具有影響。編輯珍本書目時用的許多術語皆出自該書，更不談鑒別宋、元板本的規範之胥，以此書爲圭臬了。』

古典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九月

澹生堂藏書約

澹生堂藏書約

山陰密士祁承燦著

余十齡背先君子時。僅習句讀。而心竊慕古。通奉公在仕二十餘年。有遺書五七架。皮臥樓上。余每入樓。啓鑰取觀閱之。尙不能舉其義。然按籍摩挲。雖童子之所喜。吸笙搖鼓者。弗樂于此也。先孺人每促之就塾。移時不下樓。繼之以呵責。戀戀不能舍。比束髮就婚。卽內子奩中物。悉以供市書之值。時文士競尙秦漢。語爲比耦。益沾沾自喜。每至童子試不前。亦夷然不屑也。及舞象而後。更沈酣典籍。手錄古今四部。取其切近舉業者。彙爲一書。卷以千計。十指爲裂。然性尤喜史書。生欲得一全史。爲力甚艱。偶聞盱江鄧元錫有函史。隱括頗悉。郭相奎使君以活版模行于武林者百許部。一時競取殆盡。遂亟渡錢塘。購得其一。驚喜異常。不啻貧兒驟富矣。時方館于富春山中。晝夜展讀。一月而竟。遂苦怔忡。不成寐者數月。至有性命之憂。癸巳讀書雲門僧房。與柳貞之共處講席。貞之好談宗乘事。正與病懣。乃稍稍戒觀書。然而蠹魚之嗜。終不解也。凡試事過武林。徧問坊肆所刻。便向委巷深衢。覓有異本。卽鼠餘蠹剩。無不珍重市歸。手爲補綴。十餘年來。館穀之所得。饘粥之所餘。無不歸之書者。合之先世。頗踰萬卷。藏載羽堂中。丁酉冬夕。小奴不戒于火。先世所遺及半生所購。無片楮存者。因歎造物善幻。故欲鍛鍊人性情。乃爾。遂北入成均。燕市雖經籍淵藪。然行囊蕭索。力不能及此。每向市門倚櫬看書。友人輒以王仲任見嘲。辛丑下第。稍暮

一椽。尋欲聚書其中。而旋以釋褐爲令。初吏寧陽。掌大一城。卽邑乘且闕。安有餘書。及更繁茂苑。其爲經籍淵藪。雖猶之燕市乎。然而吏事鞅掌。呼吸不遑。初非畏風流之罪過。實迫于晷刻之無暇耳。聞有見貽槩以坊梓。且多重複。奇書異本。無從得而寓目焉。自入白門。力尋蠹好。詢於博雅。覓之收藏。兼以所重易其所闕。稍有次第。然而漢唐人之著述。則不能得十。一于千百也。癸丑偶以行役之便。經歲園居。復約同志。互相襄集。廣爲搜羅。夏日謝客杜門。因率兒輩。手自插架。編以綜緯二目。總計四部。其爲類者若干。其爲帙者若干。其爲卷者若干。以視舊蓄。似再倍而三矣。夫余之嗜書。乃在于不解文義之時。至今求之。不得其故。豈真性生者乎。昔人飢以當食。寒以當衣。寂寥以當好友。余豈能過之。第所謂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便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殆爲是耳。然而聚散自是恆理。余三十年來聚而散。散而復聚。亦已再見輪迴矣。今能期爾輩之有聚無散哉。要以爾輩目擊爾翁一生精力。耽耽簡編。肘腋目昏。慮衡心困。艱險不避。譏訶不辭。節縮饔餐。變易寒暑。時復典衣銷帶。猶所不顧。則爾輩又安忍不竭力以守哉。至竭力以守而有非爾輩之所能守者。夫固有數存乎閒矣。今與爾輩約。及吾之身。則月益之。及爾輩之身。則歲益之。子孫能讀者。則以一人盡居之。不能讀者。則以衆人遞守之。入架者不復出。蠹蝕者必速補。子孫取讀者。就堂檢閱。閱竟卽入架。不得入私室。親友借觀者。有副本則以應。無副本則以辭。正本不得出密園外。書目視所益多寡。大較近以五年。遠以十年。一編次。勿分析。勿覆瓿。勿歸商賈。

手如此而已。雖然。元美有言。世有勤于聚而儉于讀者。卽所聚窮天下書。猶亡聚也。世有侈于讀而儉于辭者。卽所讀窮天下書。猶亡讀也。吾豈能必爾輩之善讀。讀而且饒于辭哉。蓋有味于黃魯直之言也。四民皆當世業。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名世矣。斯余藏書之意乎。因雜取古人聚書讀書足爲規訓者。列于後。而并示以購書鑒書之法。令兒輩朝夕觀省焉。

讀書訓

并序

人亦有言。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自幼律之以嚴。繩之以禮。則長無不肖之悔。然積學豈易言哉。子弟之學。非取其名學之而已也。顏氏之訓曰。士大夫子弟。數歲以上。莫不被教。及至冠婚。性體稍定。有志尙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爲凡人。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開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無不薰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檐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時異勢殊。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當爾之時。誠駑才矣。若能常保數百卷。千載終不爲小人。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世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煖而懶裁衣也。之推之言。其警人者至矣。爾輩時讀一過。能無惕然。要以所貴讀書。非僅涉獵。便可自足。王僧虔之戒其子也。汝開老易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且百家諸子。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警

目豈有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張衡思倖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旨哉斯言。世傳六季徒尙虛浮，而其教子弟者，乃諄諄務實。若此，琅琊王氏，世傳青箱學，有以也。夫爾輩讀書，務須奮志法古，古人足尙者，安可枚舉。姑疏記二十三則，以示例焉。

范文正公少時，多延賢士胡瑗、孫復、石介、李覲之徒與之游。晝夜肄業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李氏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曰：此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蹟也。

朱穆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阨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馬之幾足。穆愈更精篤。

江總幼篤學，有詞彩。家傳易，有賜書數千卷。總讀未嘗釋手。

廣漢朱倉，僅攜錢八百文之蜀。從處士張寧受春秋。糴小豆十斛，肩之爲糧。閉戶精誦，寧矜憐之，斂得米二十石，給倉，倉固不受。

賈逵好春秋左傳，常自課月讀一遍。

孟公武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公武讀書，晝夜不懈。肅奇以爲宰相之器。

荀慈明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可爲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

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爲最。

沈攸之。晚好讀書。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王充少孤。鄉里稱孝。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間。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

沈麟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咸號爲織簾先生。

董遇性質訥而好學。與平閒。關中擾亂。與兄季中採梠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喜老子。作訓注。又喜左氏傳。更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必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自見也。

揚子雲工賦。王君大習兵。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服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劉峻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熱其鬢髮。及覺復讀。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

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資受業。歡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燃松而讀。或燃糠自照。

梁元帝在會稽。年始十二。便知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閉齋張葛幃避蠅。獨坐。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痛。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師授。或不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厭。

倦。

劉松作碑銘以示盧思道。思道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邢子才。後爲文示松。松復不能解。乃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事弈棋。令蒼頭執燭。或睡頓。則加箠杖。奴不勝痛楚。乃曰。郎君辭父母博官。若爲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弈何事也。如此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琛惕然大慚。遂發憤研習經史。假書於許赤彪。聞見日富。仕至侍中。

陳瑩中好讀書。至老不倦。每觀百家文及醫卜等書。開卷有得。則片紙記錄。黏於壁間。環坐既徧。卽合爲一編。幾數十冊。

左太沖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訪岷邛之事。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筆札。遇得句卽疏之。

王彪之練悉朝儀。家世相傳。並著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王氏青箱學。

葉廷珪爲兒時。便知嗜書。自入仕四十餘年。未嘗一日釋卷。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嘗恨無貲。不能傳寫。閒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錄之。名海錄。

韋敬遠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鈔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惟以體道會真爲務。舊所著述。咸削其藁。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跡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聚書訓

并序

余閱殿閣詞林記。恭述成祖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或召儒臣。講論弗輟也。嘗問文淵閣經史子籍。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籍尙多闕。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貲。便欲積書。況於朝廷。其可闕乎。遂召禮部尙書鄭陽。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求遺書。且曰。書值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復顧縉等曰。置書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大哉聖謨。非臣庶所宜恪遵者乎。然前人聚而後人弗能守。猶弗聚也。卽後人勉爲守而不能重。猶弗守也。司馬溫公文史萬餘卷。置讀書堂。晨夕取閱。雖累數十年。皆手若未觸者。嘗語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宗惟此耳。宗零拾本作家。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閒視天氣晴明。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啓卷先視几案潔淨。藉以裊褥。然後端坐展看。或欲行。卽承以方版。非惟免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每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然而挾過。每見汝輩。輒以兩指爪撮起。是愛書不如愛貨貝也。爾輩惟法溫公之珍惜。斯稱能守者乎。至於鈔錄校讎。更不可廢。因舉古人聚書足法者列之後。

竇諫議爲人素長厚。性尤儉素。器無金玉之飾。家無衣帛之妾。常於宅南建一書院。宗零拾本作書。聚書

數千卷。崇禮文學。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須者。咸爲出之。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聞見益博。

張華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几篋。常徙居。載書三十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祕世所罕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魯人曹平慕曾參之行。因名曹曾。家多書。慮其湮滅。乃積石爲倉以藏。世謂曹氏書倉。

壽張申屠致遠。仕元爲廉訪。清修苦節。恥事權貴。聚書萬卷。號申氏墨莊。

任昉博學。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

李公擇少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僧舍。藏九千餘卷。以遺來者。公擇既去。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

常景不事產業。衣食取濟而已。耽愛經史。若遇新異之書。不問價貴賤。以必得爲期。

方漸知梅州。所至以書自隨。積至數千卷。皆手自竄定。就寢不解衣衾。林朝光質之。答曰。解衣擁衾。會有所檢討。則懷安就寢矣。增四壁爲閣。以藏其書。榜曰富文。

孫蔚家世好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恆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